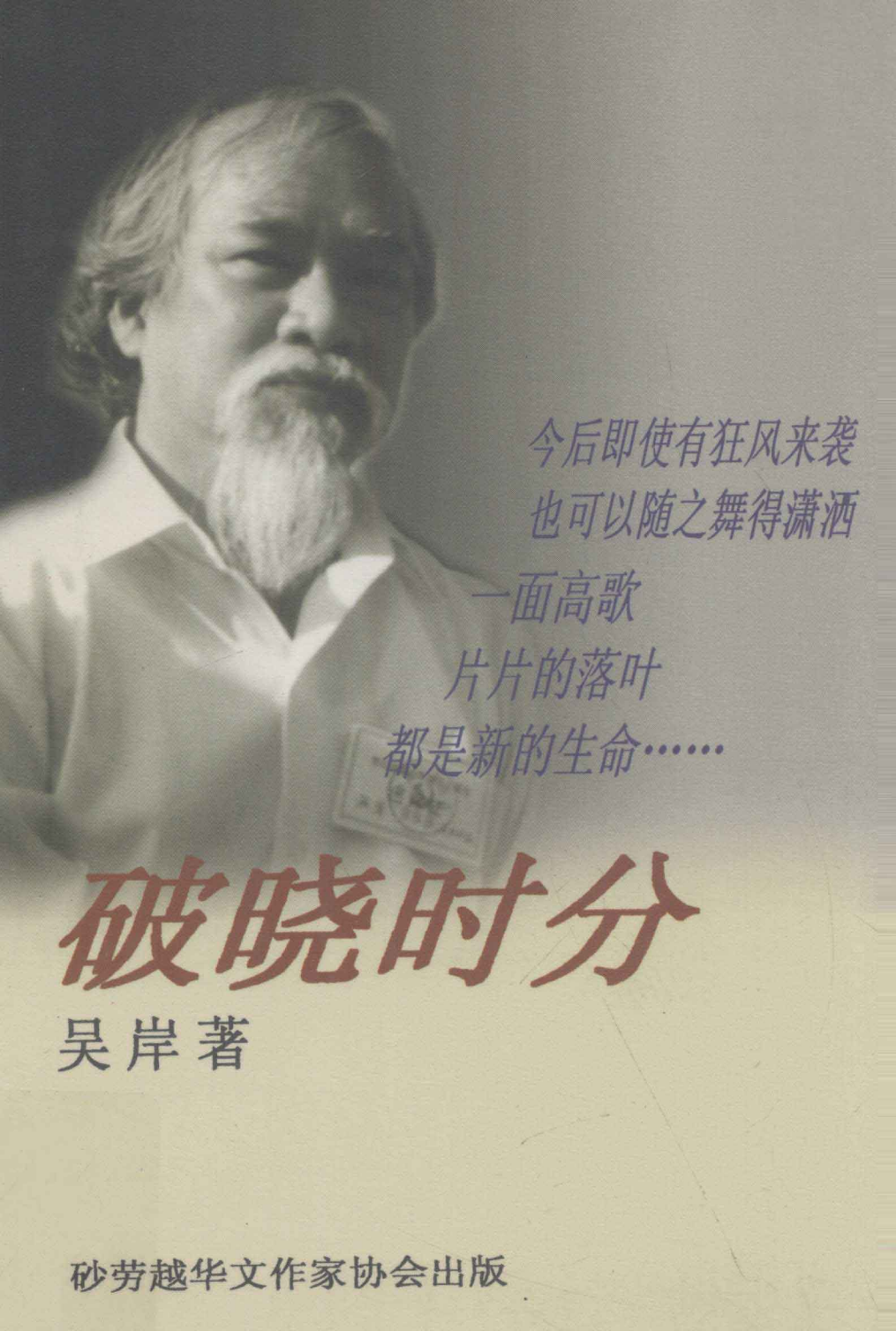




今后即使有狂风来袭
也可以随之舞得潇洒

一面高歌

片片的落叶

都是新的生命……

破晓时分

吴岸著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破晓时分

吴岸著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犀鸟丛书之四十六

破晓时分

作者：吴岸著

出版：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O.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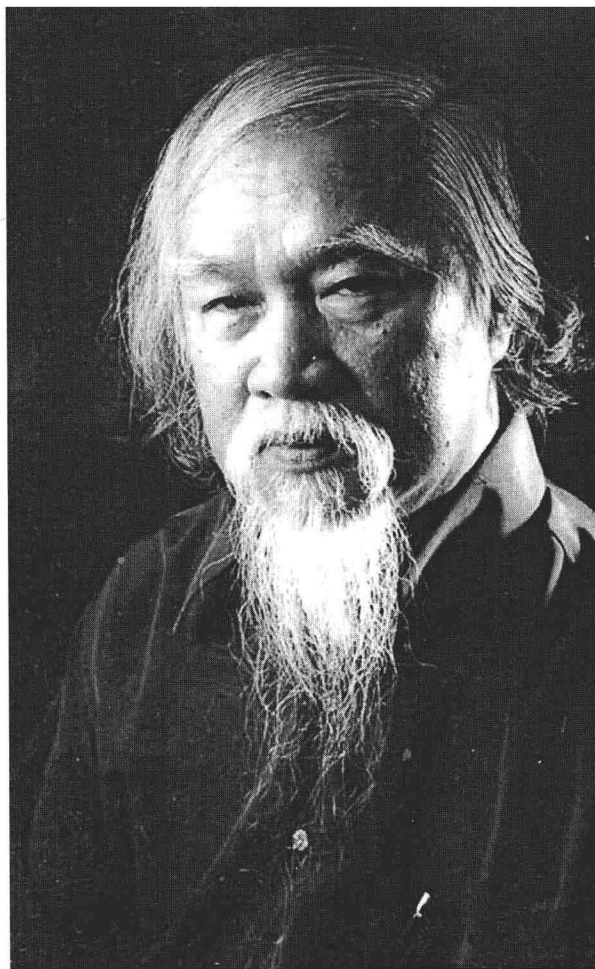
承印：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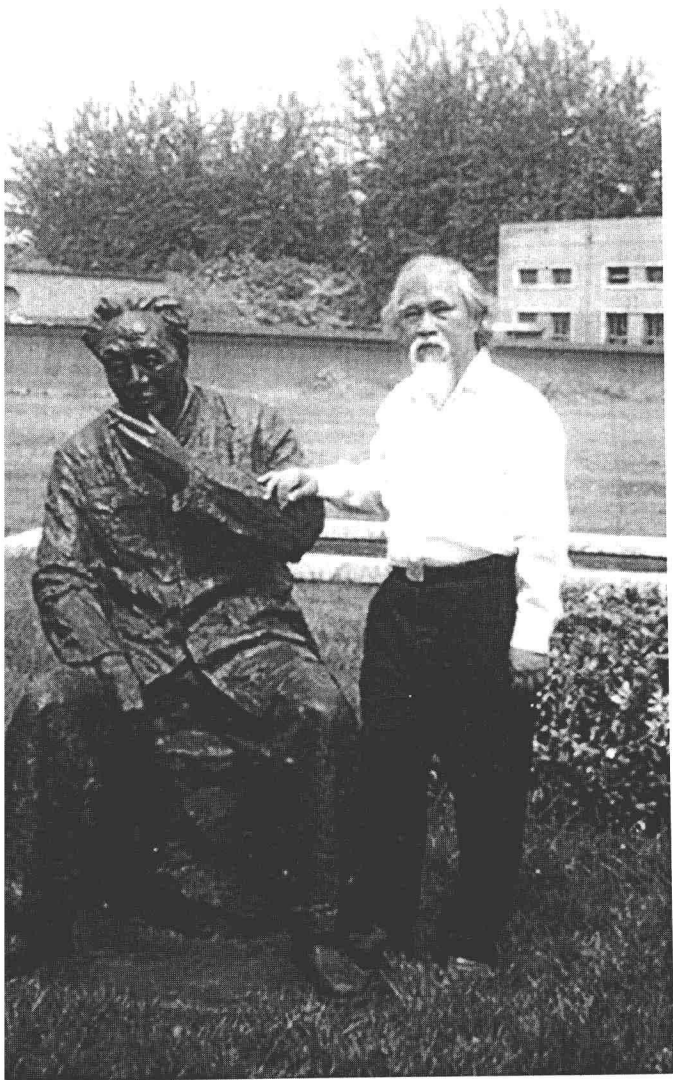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版次：二〇〇四年七月第一次印

定价：RM25（马币廿五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2000年8月中摄于北京现代中国文学馆
诗人艾青铜像旁



1999年12月在加影新纪元学院出席由马来西亚华校董联会举办庆祝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周年典礼与夫人合照。背景为书法家金炳以吴岸诗作挥写的大幅书法作品。



吴岸与夫人许惠卿及女儿品芝，儿子品俊。
1995年10月摄于北京世界公园。

感情的烈酒五十年不变（代序）

柳舜

（一）

伸出火烈的手，远远，近近，
火烈的手便被火烈的手握紧。

.....

五十年代吴岸诗作《朋友》中的这两句，经历半世纪的沧桑，仍在我的脑中萦回。

早年笔名“叶草”的吴岸，生长在砂劳越河畔。1954-55年光景，姚紫先生主编的《世纪路》、杏影先生主编的《文风》，经常发表他的诗歌和小说。我和几位青年朋友特别钟爱他的诗。我们感受到诗里面喷迸出来的一阵阵热力，感受了作者沉毅的宣言似的自白，以及一种成熟而无畏的智慧。叶草是谁？他的确是我们的知己、我们的同路人啊！

我和林臻、李向、季新几个小伙子，时常凑在金吉路出版社的小房间编《人间》文刊。记得有一天，这位叶草寄来一首诗，题目似乎是《心爱的人》。哦，火热的手已然摊在我们的面前。这首诗马上发排，成为新一期《人间》的主要篇章之一。

我写给叶草的第一封信是拜托杏影先生转寄的。我不知道叶草的住处，只想用寸笺表达我们对他的喜爱。随即收到回

信。我们之间的来往函件时断时续，总数也不过七、八封吧，然后是一段长长的间隔。处在“风雷激荡”的岁月，身边熟人息影的息影，失踪的失踪，大家都忙，且多言无益，心里记挂着也就行了。过了些时，我惊喜地收到叶草的一封信，他把一叠诗稿附在信封内，定书名为《盾上的诗篇》。为了这本处女作，他精心绘了一幅砂劳越风格的“盾”，又写了序诗《盾上的诗篇》。

他曾经写了长诗《告别森林》，可惜失落了。——信上他告诉我。

以上的陈年旧事，经过时光的筛漏、硝烟的蒙盖，早被遗弃于繁华之外，如今无意中“出土”，所述容有微差，却是我记忆犹新的交往梗概，把它写下来，算是又一回“残损的微笑”（吴岸诗句）吧。

《盾上的诗篇》来到我的手上。对我，远方的朋友赐予的信赖，无形中也是一项重任。那时候找当地的出版社出书实在不简单，资金固然是问题之一，政治气压也不允许。林臻表现了最大的热诚，为诗集的出版多方奔走联系，并请杏影先生为《盾上的诗篇》作序。终于找到上海书局的陈蒙星，由她转送香港联号“新月”出版社。又过了相当时日的伫候，《盾上的诗篇》终告诞生了。书的样式素净大方，我们非常高兴。抱憾的是，几篇怕“出问题”的诗作被香港主编弃除。这批“遗珠”从此在人间消失无踪。出版社没有退稿，我又大意未留副本，为此心里始终怀着歉疚。

出了书，“新月”发了一点稿费，我照转寄吴岸。好像就

从那时候起，彼此断绝了音讯。后来才知道六十年代中吴岸身陷囹圄，爱好自由的诗人丧失了自由，只得在“一亩地”的高墙下作海阔天空的遐思。

然而，他的日见璀璨的诗作，成了我怀念这位缘慊一面诗人的媒介。读着，读着，我仿佛看见他的眉目，且更进一步理解他的诗与人。无论如何，有这么一个远方的朋友值得庆幸。我一向给真正的朋友打很高的分数，我曾描述过那时期“朋友”在我心中的“定位”：

“……走到任何场所，一握手就多了一块磁铁。一个照面是一次肯定，一个注视是一篇誓言。”

（二）

七十年代中叶，我因职务上的需要，好几次到东马访问客户。每到古晋，同文教印务界闲聊，总要问问吴岸的近况。一份小型报说他的健康日渐下坡，朋友们都很忧虑。不久有人确定地说，他的出狱指日可待了。

天各一方，我和吴岸仍无从见面。一直延到八十年代初在古晋朋友的牵引下才见了面。1987年新加坡报馆主办文艺营颁“金狮奖”，他和几位马来西亚文友莅临，我同他才有较多时间执手长谈。

恢复了自由，吴岸重投缪斯怀抱，诗，化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本已能诗、能歌、能画，加上一贯的虚怀若谷、勤恳好学，乐于博采各家之长，于是吴岸的诗有了音韵之美，有了画意，有了飞跃。

我爱诗，爱读好的诗，对诗却只有极肤浅的认识，一向不敢赘评。我知道诗歌圈子里许多熟人，不能坚持创作，写一阵停一阵。或许有人满足于既得的成果，或许满足于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诗人路线的“正确”，下笔显得轻快简易，片刻间挥洒成诗，自己越看越有意思。相比之下，吴岸的一部部诗集，可以看出他的艰苦跋涉、努力不懈。他有明确的方向，有远大的目标，不断进行尝试和突破，一心要超越现状、超越自我，给新作品带来新的气息、新的风貌。

奉行现实主义的诗人，通常不屑于去了解其他派别的由来、它们的本质和表现手法。甚至可以断言：颇多的现实主义作者对自己信奉的主义也不求甚解。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现代派”虚构现实、忽视现实、歪曲现实；似乎唯有现实主义者才明白生活的真谛、事物的真理。不幸的是：不少现实主义作者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淖无能脱身，单纯讲究形态上的“反映现实”，不曾透过现象深掘本质，写起来千人一面，千口一言，失去“典型”的明亮与哲理的光芒。正因为现实主义作者自满自许，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标倾斜，文字功力强的作者还可以挽回若干读者，功力弱的就只能孤芳自赏了。

吴岸自称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可他从不原地画圈，他相信方修先生强调的现实主义必须深化。其实，任何大路小径都是“走出来的”，走错路走冤枉路总比老踩着前人的脚印不加思辨地走着好。一群群连跑带冲驰骋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旧雨新交，许多人倚在碑石上频做甜美的梦，而吴岸“并未睡着”。他“在梦中醒着”（吴岸的诗句）。

是的。即使在梦里他还醒着。诗的创作道路应该拓宽，因应现代生活的内涵。陈鹏翔说吴岸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现实主义者”，吴岸也不认为现代派对现实主义的“对抗”是件坏事，他积极地参阅各家各派的作品，取其优点特点，刻意在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中交叉运用。

几十年来，他完成了许多名篇，受到当代诗人、诗评家的瞩目，一再地被文学界肯定。然而，艺术的追求没有止境：“现在，我存在一种危机感，所以我必须再作思考，才能前进！”——他这么坦然决然地说。

尼采一句名言：“造就伟人的，不是高尚感情的强度，而是高尚感情的持续时间。”可见判断一个人的优、劣、是否伟大，只可盖棺而后定论，舍此无他。吴岸写诗、论诗、关心社会、溯史追源、培养新人、赶上时代……天天虔诚地将生命、理想与文化工作融为一体，不曾间断，不曾泄气，这是同辈和后辈作家无法匹比的，这样的品格，可视为高尚感情的持续吧。

我厌倦虚伪的赞赏，不会违心地礼赞别人。吴岸的诗我不是每一篇都喜欢，尤其是后期写的若干旅游诗。但我非常喜爱那些蕴蓄着人生感悟的、节奏沉重的诗作，有如《静夜》、《信念——观秦俑有感》、《新宿》、《我何曾睡着》……以上这些篇章。它们令垂老的我咀嚼良久，冥想不已。我喜爱这样的作品。不过在我心的底层，深藏着“五十年不变”的感情的烈酒，唯有那以“叶草”的笔名书写的《祖国》、《成长》这类作品，才豁然掀开佳酿，香气扑鼻，让我通宵沉醉。

(三)

吴岸新著《破晓时分》行将付梓，这本册子收集了他在97年大病以后陆续完成的作品。病魔的“狂风来袭”，他依旧“舞得潇洒”。而“片片落叶”，也都化成生命力充沛的诗句。

死亡在吴岸的眼中，呈现“一种绚烂的色彩”。这不正是一个无愧于天地者禀赋的豪情？病中心境淡泊，精神上大澈大悟，从而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生活细节溶入类似“禅”的境界。难怪他在《悼乌斯曼·阿旺》一诗中说：诗人“在黎明前夕／休息”。肉体休息，灵魂永生。

战胜了顽疾，过程中的疲乏、伤痛，只能在文字之外去揣测。在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你感受到的不是病痛，你折服的是一颗关怀亲友、关注世界的诗心。无论是那些富砂劳越色调的诗、描写巴勒斯坦／伊拉克人民灾难的诗，或是对人生和大自然深刻感悟的诗，熟练的技巧浸透哲理的墨汁。

当吴岸打来电话，要我为集子写一篇序文，我是相当犹豫的。自知写起来不着岸。但盛情难却，遂以此文将我们之间的交往，做一个交代，为过去的一个生活环节补白。

2004年5月4日于新加坡

致吴岸

高青

神交，
在盾上的诗篇。
热血
奔腾在
年青的心脏！
迂回，迂回——
在整二十年
难熬的
盛夏的母土上。

相见
共赏达邦树礼赞。
深情
浸透了
你的笔尖。
怀念，怀念——
远去的季候风，

断桅的横舟，
舟子的深愁！

天地间的旅者呵，
你何曾睡着，
以哲人的宁静
凝炼了
诗人的热情。
执着，执着——
在文艺园圃
培植
最多彩的花朵。

今夜，
重上诗楼，
席间喜见你白发银须
一片红光的脸，
一颗热情的心，
一片深情的眼，
一个幽思的头，
带着哲人的宁静。

祝福，祝福——
盾上的诗人。

让天地间的正气，
贯透全身，
带着冰洁的心，
活上冰心的年龄！

1998年5月25日

自序

《破晓时分》是我续《生命存档》之后出版的第七部诗集。

1997年是我生命中极其困难的一年。那年1月我被证实患了肠癌症，到北京肿瘤医院割治，住院两个月；祸不单行，6月中，太太惠卿患肺癌，到广州中山医院割治。

疾病迫使我不得不暂时停笔。化疗期间，许多朋友都劝我多休息，不要在文学工作上太劳神。

休养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涂写一些东西。我的确是采用“涂写”的方式，原因是这期间精神不济，难以下笔成章，只好记录些一时灵感，后来加以整理，也因此诗成后少有注明写作日期的。

这本《破晓时分》主要收集我1997年病后写的诗作，但其中如《断章》、《解冻以后》、《CNN—海湾战争》及《回赠贾曼》等几首则是病前写的。

而那首被用作书名的《破晓时分》，看来仿佛是战胜死亡后对生命的感悟，其实是在被证实患癌症之前写的。1996年10月杪，我与友人杨丹到槟城公干，其时并不知道自已患病，只觉极度疲劳。那晚住在海滨酒店，面对蓝色的海洋，一觉醒来，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便把这种感觉写在一张餐厅的单据